

世界文學名著叢譯

賭徒

安斯退夫斯基著

洪靈菲譯

上海

湖風書局出版

地址老靶子路一六三號

1933, 3, 20, 初版

之版
證權

分五角七洋大價實

我去了兩個星期才回來，知道了我的保護人已在三天之前到了盧勒登堡。我受了他們一種完全出我意外的歡迎。將軍冷冷地注視我，用着甯可說是傲慢的態度招呼我，並且辯却我向他的妹子的致敬。他已經從甚麼地方弄到了錢，那是顯然的事實。我以爲我能夠在將軍的眼光中找出害羞的神色。瑪麗亞·菲里波芙娜，也好像心慌意亂，和我說話總帶着淡淡的神氣。然而，她拿了我遞給她的錢，數着，諦聽着我所說的話語。那天來赴宴會的是一位法國先生米正沙夫，和一位法國小姐，還有一個英國

人；因爲，無論甚麼時候手裏一有錢，便常常舉行俄國式的宴會。波琳娜·亞歷山大洛芙娜在看見我的時候，問我爲甚麼去了這麼久。於是，並沒有等着一聲的回答，她便走了開去。這顯然地並不是完全偶然的事件，我覺得必須明瞭那個中的真相。現在正是我要來弄個明白的時候了。

我被指定住在旅館的四層樓的一間小房子裏（你可要知道，我是屬於將軍的一個隨員）。就我所見識得到的來說，這個集團已經在此地獲得了相當的名望，人們都以爲將軍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俄國貴族。真的，就是在用餐之前，百忙之中，他還命我拿了二千佛郎的鈔票到旅館的帳房去給他找換，這樣可使我們給人家認爲是百萬富翁——無論如何總有一星期的富翁做的！一會兒我正要帶着米沙和娜底亞去散步的時候，從樓梯那邊傳來了命令，叫我一定要去見將軍。承他詢問我要把孩子們帶到甚麼地方去；而當他問話的時候，我可看見他沒有辦法來注視着我。他必要這樣看着我，但是每一次都碰到了我帶着這麼的一種固定的，輕蔑的凝視，使他煩亂地停止了視

線。他雖是在誇張地說着話，然而這一句挾雜着那一句，結果上辭接不着下意。他教我知道我是領着孩子們離開了俱樂部，而到外面公園去的。最後他的怒氣發作了，他銳利地道：

『我以爲你一定高興帶他們到俱樂部去賭輪賭？啊，請恕我的說話這樣率直罷，可是我知道你是怎樣嗜賭的。雖然我不是你的良師，也不想做良師，最少我可有權利要你不至於真的帶累了。』

『我沒有錢可賭，』我鎮靜地回答道。

『可是你馬上便可得了一些，』將軍回駁着道，微紅着臉兒，在他坐到寫字檯旁邊注意着雜記簿的時候。從那簿子裏查得我有一百二十盧布存在他那兒。

『我們算一算罷，』他說道。『我們把這些盧布打德國銀幣計算。這樣——拿去一百塊，算是一個整數。剩下來的還是存在我的手裏。』

我拿了銀子，默默無言。

『你一定不要對我的說話生氣，』他接着說。『你關於這些事情是太容易生氣了。我剛才說的一席話只是一個警告。這樣說法是不至於超過我的權利的。』

當我在飯前帶着孩子們回家的時候，我遇見我們的集團的一隊人馬，他們是乘車子去遊覽幾處廢墟古跡的。兩輛華麗的馬車，駕着壯大的馬匹，一輛是坐着布蘭希小姐，瑪麗亞·菲里波芙娜，和波琳娜·亞歷山大洛芙娜，而那法國人，英國人和將軍却乘着馬陪隨着！街上的行人都停住了足步，在驚視着他們的豪奢——那是將軍不能再事鋪張的了。我計算我帶來的四千佛郎，再加上我的保護人似乎已經從甚麼地方弄來的數目，這隊人至少也有七八千佛郎的——雖然布蘭希小姐並不覺得太多。她和她的母親及那法國人，也是住在我們的旅館裏的。那法國人被尊爲『伯爵先生』，布蘭希小姐的母親被稱做『伯爵夫人』。也許他們事實上的確是『男伯爵和女伯爵』的。

我知道在聚餐的時候『伯爵先生』並不會注意到我，而將軍做夢也想不到和我們介紹，也不會推薦我給伯爵的。雖然，他曾在俄國住過一些時，並且知道一個屬於『

『烏鴉』一類的人物，從來不會給看成羽毛漂亮的鳥兒的。嚴格的說起來，他當然是認得我；但我可是一個不被邀請的來客——不是將軍忘記了安排，便是我該吃旅館的客飯去。然而，我在將軍用着許可的眼光望着我的情景之下入了席；雖然好心的瑪麗亞指給我坐位，而事實是我先已碰見了那個英國人，亞斯里先生，救了我，於是我才得像一個客人般地列席了。

這個奇妙的英國人，是我在布魯西亞第一次無意間碰到的，在那兒，我們偶然在火車裏相對而坐，我是乘火車來趕我們的隊子的；後來我在法國又遇見了他，又在瑞士相遇着——二星期間却碰到了兩次呢！因此我在盧勒登堡這兒又突然遇見了他，倒是意中的事！我一生中從不嘗知道過一個比他更怯懦畏縮的人，因為他怕羞得近於懦弱，雖然見識很好（因為他並非傻子）。同時，他又是一個文雅可親的人物，所以在布魯西亞，我便想法子引誘他盡情說出自己，於是他告訴了我說他正從北角回來，現在要趕到尼次尼。腦夫哥洛去會一個女人。他怎樣來和將軍認識，我可不知道，但

是，明顯地，他非常熱戀着波琳娜。他也高興我坐在他的旁邊，因為他把我當做他的摯友。

在吃着餐的時候，那法國人十分洋洋得意：他和每一個人大吹噓說。我記得，他在莫斯科也嘗吹過一大套牛皮了。他不停地討論着財政學和俄國的政治，雖然，有時將軍假作反對他，但他是反對得這麼謙虛，不至於完全失却他自己的尊嚴。

而我自己呢，我正在異想天開。就在吃了半席的時候，我已經向自己提出那個老是不能解決的問題：『爲甚麼我不趕快離開了將軍和他的家屬，而偏要來奉承着他呢？』我時常去瞅着波琳娜，但是她並沒有留意着我；真是氣得我顧不得一切的禮貌了。

首先，我毫無理由地，突然高聲地插進大家的會話中間去。主要的是我要和那個法國人爭論；隨後的目的是在於我向將軍搶白了幾句——的確地，我以爲我真是搗斷了他的談話——我說夏天要一個俄國人到隨便那一個地方去吃旅館的客飯，差不多是

不可能的事。將軍驚異地看着我一眼。

『如果一個人是個自尊的人』，我說下去，『他因為去吃旅館的客飯而受盡虐待，是被迫着去忍受各種侮辱的。在巴黎或者在萊茵——是的，且也在瑞士——那些地方都有許許多多的波蘭人，和他們的同情者，法國人，都在吃旅館的客飯，只要碰到的是個俄國人，此外誰也不能夠從旁插嘴的。』

這些話我是用法語說的。將軍猶疑地看着我，他可不知道對於我的如此忘形，是否要發氣，還只是覺得驚異呢。

『自然，一個人常常在隨便甚麼地方都可學得點見識，』那法國人用不關心而輕蔑的聲音說着。

『在巴黎，我也嘗和一個波蘭人爭論，』我繼續着說，『那末又和一個幫着他的法國官吏爭起來。後來有一羣法國人出來幫着我。當我告訴他們，有一次我怎樣威嚇着不管公爵爺喝咖啡茶的事情。他們都立即相信了。』

『不管牠嗎？』將軍用沈重的，不容許的聲音，驚異地問道，同時那法國人不相信地望着我。

『正是呢，』我答道。『你一定要知道，在兩天之前，我忽然想到，我說不定有一個時候會因事到羅馬去的，我便去找住巴黎的羅馬教皇的大使簽證照。在那裏我碰見了一個教堂司事，約莫五十歲左右，是個態度冷靜的人。在謹慎有禮地靜聽了我的自述來意之後，這個教堂司事要我等一下子。我是非常急於要走的，但我只得坐下來，拿出一本「國家論」，偶然讀到裏面的辱罵俄國的一段奇文。當着我這樣在等候的時間中，我聽見有人走進隣室要找公爵爺；其後我看見那教堂司事向來客鞠躬，客人走的時候又是一個鞠躬。我又走去向這好人再提起我的事情，他表示冷淡地，又要我再等一會兒。立即便是第三個客人到來了，他和我一樣，是來交涉事情的，（他像個澳洲人）；他剛把來意說完立即便被引上樓去！這使我非常生氣。我站起來，走向那教堂司事去，告訴他，在公爵爺一開始見客的時候，他就該好好地把我的事情辦清

楚。那嚇得教堂司事往後退。那只是給他曉得一個卑賤的俄國人更敢把自己來和公爵爺的其他客人相比！他帶着一派惡神氣，想找個機會來侮辱我，上下地打量我，然後說道：『你以為公爵爺要丟下他的咖啡茶不喝來辦理你的事嗎？』但是我只是更大聲地喊道：『我告訴你，我是不管甚麼咖啡茶喝不喝的！是的，如果你不立即把我的護照簽好給我，我會自己拿到公爵爺那裏去的！』

『甚麼？在他正和主教長會見的時候麼？』那教堂司事尖聲叫喊着，嚇得又再往後倒退。然後，他衝向門的那邊，伸張着手臂，好像他寧死也不給我走進去。

於是我聲明我是個英雄又是個蠻漢——我這樣說：『*Je suis heretique et barbare*』（註）——這些大主教，主教長，公爵爺，以及其他的大人物，我覺得不算甚麼東西。總之，我給他說明我是不肯讓步的。他看着我，帶着無窮盡的恨意。然後他搶起我的護照，帶到樓上去。一分鐘後，護照已經簽了字了！如果你們有意要看看，現在正在

註：法語即我是個英雄又是個蠻漢。

這邊呢。』——於是我拿出了護照，指示着羅馬文的簽字給大家看。

『可是——』將軍開始着說。

『真能援助你的事實，倒是你說你是個英雄又是個蠻漢，』那法國人微笑地說。

『Cela n'etait pas si bete. 』（他不是這麼愚蠢）。

『可是俄國人應得這樣的待遇嗎？喂，如果他們在這裏的時候，他們是一聲也不敢響的——他們有意反對俄國人啊！在巴黎我住的旅館裏，在把我和教堂司事吵鬧那事情告訴同住的人們之後，我常常得到他們非常關心。一個肥胖的波蘭貴族，他是在飯桌間最感到生氣的一個，立刻便走上樓去，而當我告訴說兩年前，碰見一個法國英雄』只爲着開玩笑亂放毛瑟槍的時候，有幾個法國人只覺得厭惡。那個着槍的人不過是個十歲的孩子，他的一家人還住在莫斯科呢。』

『不可能的！』那法國人急說道。『沒有法國兵會對小孩子放槍的！』

『然而事情可如我所說的，』我回答道。『是個非常可敬的副司令告訴我這件事，』

我還可想見他頰上的傷痕呢。」

法國人於是口若懸河地開始在嘍舌，將軍幫着他；可是我舉了個例子，叫那法國人去讀讀彼羅夫斯基將軍的回憶精華錄，彼將軍是一八一二年的法國俘虜。後來瑪麗亞·菲里波芙娜說些別的事體把這談話混掉了。將軍惱恨我和那法國人爭論。而亞斯里先生好像很高興我和那法國人爭氣，在席間站起來，約我們一道去喝酒。這一天的下午四點鐘，我照例走去和波琳娜攀談；談話間便轉成散步了。我們進了公園，向俱樂部走去，波琳娜坐在那兒近噴泉的一張長凳上，把娜底亞送到相離不遠的地方和幾個小孩子玩耍。我也打發米沙在噴泉近旁玩着，那麼，在這樣安排之下，就只剩下我們倆——那就是說，波琳娜和我自己。

當然我們開始談着雜務瑣事。我只拿給波琳娜七百古丁，她好像很生氣，因為她押當了她的金鋼鑽，以為最少可從巴黎收到二千古丁，也許要多一點。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錢，』她說。『我要想法得到——不然我就會破產了。』

我問她，當我不在的時候可發生了甚麼事體。

『沒有甚麼，只是彼得堡來了兩個消息。重要的一個是，我的祖母病得很利害，很難活下去。我們從比德羅維慈那裏聽到這消息，他是個靠得住的人。我們時時刻刻在盼望這消息的結果呢。』

『你們一家人都非常盼望嗎？』我問道。

『自然啦——我們一家人，並且是每天每分鐘呢。我們盼望着這消息已經有半年了。』

『盼望着牠？』

『是的，盼望着牠。我不是她的親骨肉，你知道——我只是將軍的繼女。可是我料定那老太太在她的遺囑上會提到我的。』

『是的，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收入大批錢，』我有幾分相信地說。

『是的，因為她溺愛我。可是你以為怎樣呢？』

我用別一個問題來回答她。我說：『你們的那個侯爵，他可也是你們家屬的密親嗎？』

『你爲甚麼這樣關心他們呢？』這便是她的回答。同時她狠狠注視着我。

『請別介意。如果我不會弄錯的話，將軍是向侯爵借到了錢了。』

『也許是這樣罷。』

『如果不是侯爵相當知道你的祖母，可想他借給錢嗎？你也可嘗注意着，在吃飯中間有了三次，當說到她的時候，他叫他做「La Baboulenska」？（註）真是多麼摯愛親切的行爲啊！』

『是的，那是的確的。他剛聽見我大概可得到她的遺產，他馬上便開始向我求婚。我以爲你該知道這事的。』

『那末，他是剛才開始求婚嗎？啊，我以爲他老早便這樣做了呢！』

註：意即親愛的小祖母。

『你須曉得他沒有，』波琳娜帶氣地答道。『可是你在甚麼地方認得那英國人？』
過了一忽她這樣問着。

『我早已知道你會問到他的！』於是我告訴她，我在旅行中便先已遇見亞斯里了。

『他是非常怕羞，且易動情，』我說。『他也在戀着你。』

『是的，他是戀着我，』她回答着。

『並且，他比那法國人要富十倍。事實上，那法國人有些甚麼財產？他所有的一切，我至少是懷疑的。』

『啊，不，那是無可懷疑的。他確有幾座宮殿或者別的大廈。昨夜裏，將軍告訴我，那是的確的。現在你可滿意了？』

『可是，站在你的立場上來說，我願意嫁給那英國人。』

『爲甚麼？』波琳娜問道。

『因爲，雖是在兩人中間，那法國人比較漂亮，也比較謙虛；可是那英國人不但是個貴族，而且是比法國人要富十倍的。』

『是嗎？可是那法國人是個侯爵，又是兩人中比較靈慧的一個，』波琳娜鎮靜地說。

『是這樣嗎？』我又重復着說。

『是的，絕對是的。』

波琳娜不很高興我的問話，我能夠看出她極力用針鋒相對的回答來激惱我。但是我不以爲意。

『我看見你生氣，我便快活，』她繼續說。『不過，你有注意我的權利，所以我才許你這樣盡情發問，任意猜度的。』

『我以爲我有十足的權利向你提出這些問題的，』這便是我的平靜的回答；『因爲我已經準備注意他們，同時也要稍稍打算一下我是怎樣的結局。』